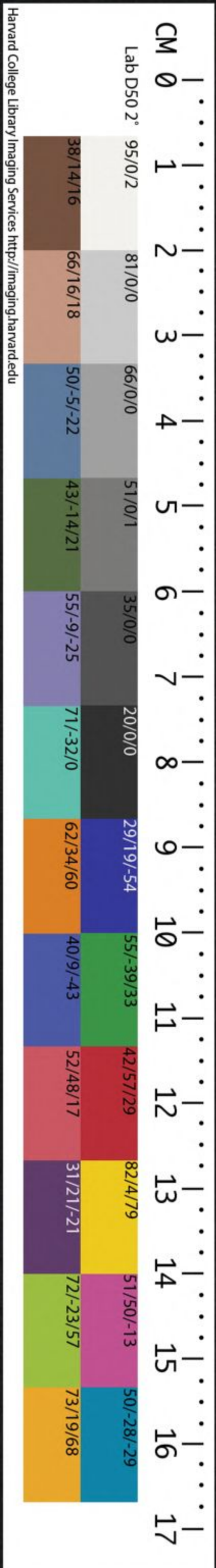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30 1940

T 2516 / 3124



史記鈔卷之六

酈食其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  
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  
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  
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齷。握齷，促之貌。好苛禮，自用不能  
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  
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  
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  
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者，莫為我先。若見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床。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

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嘗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

史記卷之二十一  
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  
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  
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  
人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  
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今適  
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  
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  
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  
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  
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

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  
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  
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  
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  
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  
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  
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  
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  
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  
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

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羽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  
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  
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  
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  
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  
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  
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  
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利而不能授攻城得  
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  
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

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  
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  
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  
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  
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  
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  
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  
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賣  
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烹汝酈生曰  
舉大事不細謹遇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

王遂烹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族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

### 陸賈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佗，魁結謂為髻一撮，以椎而結之，每六佗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小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

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疆。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疆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

耳於是尉佗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轡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渠音不若漢乃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

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佗為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大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

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  
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  
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  
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二百  
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  
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  
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  
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莫令見不  
鮮之無久。言無久厭愬公為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  
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

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  
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  
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  
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  
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  
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  
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大尉絳侯。  
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大尉。深相結。為陳  
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為絳侯壽。  
厚具樂飲。大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



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庭公卿間名聲藉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大中大夫往使尉佗令尉佗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 朱建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暈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

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及平原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衣服曰稅稅當為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大

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大  
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  
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  
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閼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  
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  
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  
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  
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閼籍孺大恐。從  
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  
原君不見。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功。

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  
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  
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  
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  
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  
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對。孝文帝聞而惜  
之。曰。吾無意殺之。乃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  
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留。  
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  
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

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扶矛曰廷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

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迺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

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大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

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今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 周緤

蒯成侯緤者，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定三秦，食邑池陽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不利，卒不利，終無離上心。以緤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緤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

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縶以壽終謚為貞侯  
大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斬歆皆高爵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緤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 劉敬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

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郟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言馬箠示約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

之屬傳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害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

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羨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肱。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

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竒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竒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

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願為柰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

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迺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大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徙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迺者也。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趙、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却關。

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趙、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 叔孫通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

贊曰：將謂逆亂也。

願陛下急發兵。



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四衣，一襲，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迺亡去之。薛彭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

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闔乎？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

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  
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  
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  
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  
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  
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  
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  
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  
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  
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

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  
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  
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  
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  
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  
曰吾能為此迺令群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  
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  
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  
殿下郎中夾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  
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

九賓臚句傳

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傳語告上為句臚猶行者常昭云大行掌賓客之禮今謂

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

於是皇帝輦出房

百官執職傳警

職音幟傳警者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是也

引諸

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

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

進止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

拜終日宴

不為亂也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

觸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

竟朝置酒無敢誼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

知為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

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

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

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

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

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

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

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

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

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

與帝共攻冒苦難俱食淡也

其可背哉

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

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

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大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能習徒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來數蹕煩人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天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

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魯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大史公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椽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有若誦道

固委蛇蓋謂是乎

### 季布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鉗季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廣柳車，喪車也。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

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指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

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瘡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大臣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卻一月。且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

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闕陛下也。」上默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

史記卷之九  
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毋弟，丁公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 欒布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貨傭於齊，為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畧，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滅秦，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

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  
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  
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  
之與越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  
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  
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  
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  
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  
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  
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

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  
烹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  
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  
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  
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間  
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

大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一  
屢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  
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  
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



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  
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  
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 袁盎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為研盜徒處安陵高后時  
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  
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  
之自一作目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  
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  
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

是時絳侯為大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  
共畔諸呂大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  
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  
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  
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  
國國人上書告以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室請罪之室也宗室諸  
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  
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君處  
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  
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

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轎車傳送袁盎時為中  
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  
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  
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  
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  
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  
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  
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  
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  
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

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  
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  
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  
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  
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  
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  
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盎  
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  
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說盎曰君與閹廷  
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

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車擊轡上曰將軍怯邪盜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臨堂邊也百金之子不騎衡騎倚也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卻慎人夫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

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益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為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効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何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

上謂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問。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盎即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即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錡天。

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鼂錯猶豫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

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  
賜問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杖以錯故獨  
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  
盎為大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  
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  
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大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  
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為  
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盎知之弗泄  
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  
索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

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  
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  
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  
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  
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可以累公司馬曰君  
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決開當所  
從亡之道從醉卒直隊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張音帳  
今人見也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遂歸  
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  
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

史記卷之六  
浮沉相隨行鬪鷄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毋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凡人赴難多以父母為解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盜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

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培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 鼂錯

鼂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峭直刻深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

辛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  
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竒其材  
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  
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問言事  
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  
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墼中門東出不便  
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墼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  
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問具為上言之丞相  
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墼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  
廟墼乃墼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

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  
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  
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  
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卻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  
皆誼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  
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  
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  
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  
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  
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

東市。鼂錯已死。謂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

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大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今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張釋之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此嘗為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



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罕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畜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畜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

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畜夫謀謀。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畜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

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擲，用紆絮斲陳蔡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却；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擲，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涓橋。

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

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以前司馬門事故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

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轍解顧為張廷尉為我結讖。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讖？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讖，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  
為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  
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  
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  
飲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  
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  
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  
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  
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  
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

久召唐讓曰公柰何衆辱我何無間處乎唐謝曰鄙  
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  
尉昂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  
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  
跪而推轂曰闡以內者寡人制之闡以外者將軍制  
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  
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  
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  
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  
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疆秦南支韓

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  
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  
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  
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  
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  
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  
知尺籍伍符按尺籍者謂書其姓名於一尺之  
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奸詐  
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古者出征為將治  
無常處以幕為府  
舍故云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  
莫為當幕

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大明賞大輕罰大

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  
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燕顏李牧弗能  
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  
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  
中尉及郡國車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  
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  
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大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  
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  
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

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 萬石君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劳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大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

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

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身自浣滌。廁行糞者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

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問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大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

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  
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群臣可為傳者  
慶自沛守為太子大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  
年秋丞相有罪罷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  
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  
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  
天子巡狩海內脩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  
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  
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閑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  
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

減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  
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  
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  
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  
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  
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  
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  
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  
欲安歸難乎難乃彈反言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  
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



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為恬侯

衛綰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為郎能左右

事文帝功次遷為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

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

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譙呵音譙

何猶借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

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

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

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劔綰曰

先帝賜臣劔凡六劔不敢奉詔上曰劔人之所施易

獨至今乎施讀移言劔者人之所好綰曰具在上使

取六劔劔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

他將爭有功常讓也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勝乃拜

綰為河間王大傳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

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

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上以為綰

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

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大傳久之遷為御

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

史記卷之六

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因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直不疑。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已去，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求小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柰其善盜嫂，何？」

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

### 周文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大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常

衣敝補衣溺袴期為不潔清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内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群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 張叔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孝文時以治刑名言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景

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子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大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調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田叔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漢十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蠱出。謂死也。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

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群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辜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

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

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素盞，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一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

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月餘，上遷，拜為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左丞相自將，突劉屈氂時為丞相，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

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

### 任安

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棧道近山，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後為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眾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畧，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

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老。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治民生上。行出游。共帳不辨。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為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鬻馬。兩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

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

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刺史以田仁為丞相長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

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詔以仁為能不畏疆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迓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大子上書以聞請捕繫



史記卷之五  
二十四  
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大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不傳事。何也。任安答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大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太史公曰。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為崇。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

官位名傳後。垂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史記鈔卷之十六

